

电影文学剧本

柳暗花明

陈登科 鲁彦周 肖马 江琛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235.7/32

柳 暗 花 明

陈登科 肖 马 著
鲁彦周 江 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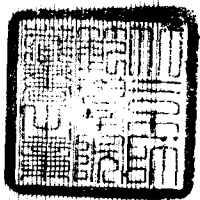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27128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79 北京



727128

内 容 说 明

剧本通过田嫂一家的不幸遭遇，揭露了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。作者生动、细腻地刻画了田嫂这一勤劳、纯朴、善良的农村妇女形象，及其同“四人帮”的爪牙英勇斗争的崇高品德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剧本构思新颖、别致。

柳 暗 花 明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3 $\frac{3}{4}$ 插页：2 字数：69,400

1979年6月第1版北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5,4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08

定价：0.34元

DD27/14

序

黑沉沉的天空。

狂风骤起，电闪雷鸣。

槐花林急速地摇晃，洁白的槐花纷纷飘落。

一辆马车逆风穿过槐花林。

一个响雷。马惊得竖立起来。

蒙在车上的帆布，被风刮断了绳，象帆一样张开了。

装在车上的蜂箱，滚落下来。

闪电光中。一个妇女从车上跳下，抱起一个蜂箱，四处张望，想找一个避风的场所。

斜刺里跑过来一个人，拽住马缰，把马车拉进槐花林边上一座古庙旁……

那妇女也连忙跟他跑了过去……

庙门的门檐下。

搬过来的蜂箱已经安置在一角。

借着昏暗的光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妇女的容貌：二十七岁，半新的中式装束，细长身材，长圆脸，眼里含着一丝忧郁，虽然有点憔悴，仍掩不住她的美丽天然。

那个男人又搬着一只蜂箱进来。他把蜂箱放好，拭了拭汗。

趁着闪电的光，她悄悄打量了他一眼。那是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，宽脸，浓眉，两眼又温和又有神采，约莫三十来岁，一身土布衣裳，是一个道地的庄稼汉。

那妇女低着头轻声说：“多亏你这位大哥……”

男人想说什么，电光一闪，他看见了蜂箱上写着：“柳岗生产队养蜂组”。

一阵狂风卷进来，搁在蜂箱上的一只印花蓝布的包袱散落在地上……

两双手同时按住了从包袱里摔出来的一只镜框。

男人捧起镜框，里面装着一九六四年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发的奖状，奖给田义寿的。

男人惊讶的目光望着那妇女：“啊！你……是田嫂！”

那妇女点点头，从他手里拿过镜框，迅速地又塞进包袱。

那男人：“怪不得！有点脸熟。我叫耿长贵，就是这儿花溪生产队的。我三年前到你们那里去学习过……义寿大哥真是领导生产的一把能手，农林牧副，安排得齐齐整整……”

田嫂被触动了什么，停止收拾包袱，低下了头。

田嫂低声：“你没听说，我们队早就受到批判了？”

耿长贵蔑视地：“我听说过了，可是谁相信那个！怎么样，田大哥还好吗？”

“他？”田嫂再也忍不住，用手把脸一蒙，哭起来了。

耿长贵大吃一惊，猛地站起来。

田嫂的眼泪顺着指缝往外流，两肩抖动着，这无声的悲伤，使耿长贵的眼睛也不禁湿润起来了。

长贵借助闪光，望着哭泣的田嫂，望着她头上的白头绳，捏紧了拳头：“他……”

“他们说他是黑模范，是搞资本主义。他们天天斗他，打他，罚他站在水里，跪在太阳底下，他……他……他是活活给逼死的！”

田嫂哭泣着，咬着自己的手指，浑身抖动。

耿长贵把自己拳头捏得格格响，他脸色煞白，望着哭泣的田嫂。突然，他背过身去，自己的眼泪也大颗大颗掉下来了。

他泪眼模糊地望着外面。

外面，又是猛地一声炸雷，风雨更加狂猛了。

铺满地上的槐花。

槐花化成火红的石榴花。

石榴花后面的柳树林。

一辆马车停在柳林里。

车上装满了蜂箱。

田嫂和耿长贵站在车边，柳树梢在他们头上轻轻摆动。

耿长贵多少有点依依不舍地：“田嫂，说实话，我要代表我们花溪队谢谢你，你给我们出了那么多好主意，还教会了我们妇女养蜂、编筐，我们……”

田嫂低声：“说这些见外的话干什么，反正我年年要来放蜂的，我们要你们照应的事多着呢！”

耿长贵：“对对！那我就说了，明年槐花开的时候，我……我们大伙儿等着你！”

田嫂微笑了一下：“我一定来。”

田嫂坐上车，她最后瞥了耿长贵一眼，碰到了耿长贵留恋不舍的目光，她忽然脸红了。

她扭转头给马加了一鞭，车轮滚动了，马铃声也清脆地响起来。

耿长贵站在那里目送着车子。

车子穿过柳林，进入了石榴花丛中，一大片火红的石榴花把车身遮没了，只听见马铃声在空中回响！

马铃声中徐徐推出字幕：

柳 暗 花 明

马车走过古老的石桥……

马车穿过火红的乌桕树林……

马车的铃声又在春天的桃花林里响着。

桃花换成雪白的李花……

一望无垠的油菜花……马车从田间小路上驶来。

象红地毯似的红花草地里，马车从路上驶去……

在花林花海的变幻中，马车上的田嫂更换着不同季节的服装……

她的脸色也开朗了，在她的车上，除了蜂箱外，总还捎带着一些别的东西……

有时，是几只雏鸡在马车后面的笼子里探头探脑……

有时，是两只狮头鹅从蜂箱的夹缝中伸出长长的脖子……

有时，是一束果树的树苗……

有时，是车架上挂着的编得精致的几只竹篮……

在上述这些交替的画面上，拉完职、演员表。

第一章

起伏连绵的山岗。

山岗上一条曲折逶迤的山路。

山岗下一条绕山而流的溪水——花溪。

槐花又要开放了。嫩绿的槐花骨朵挂满枝头，在春风里飘荡。

蓝晶晶的天空，有几片灰暗的云彩在浮动。

清脆的铃声，恰似天外飞来。

画外音：“从我第一次来这里，已经过去五个春天了，这五个春天，我每年都要到这里来一趟，眼看着花溪生产队一年年在变化，我高兴小兰她爸在柳岗搞生产的那点经验，又在花溪开花结果，我也高兴……我又将开始新的生活……”

“花溪的槐花又开了。我高高兴兴地带着小兰来！……我这个受尽苦楚的普通农村妇女，满心盼望着……这该是我生活中又一个美好的春天……”

画外音中：

路边的花儿，红的、白的、紫的、黄的，在画面上徐徐掠过。路上，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……

各色花朵分开了。那辆熟悉的马车缓缓驶来……

马车上坐着田嫂和她的女儿小兰。

马车上高高地堆着许多蜂箱，两旁还绑了几只笼子，里面有鸡，有兔子，有小树苗等等物品。

小兰约有十岁，长得很象妈妈，她靠在妈妈身边，新奇地打量着这里的一切。

田嫂此刻装束依旧，但反而比我们看见她的时候显得年轻些，她头上的白头绳没有了，但也没有别的装饰。她现在大约正沉浸在某种向往之中，她的脸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红晕，两只乌亮的眼睛，也象年轻姑娘似的水灵灵地闪光。

紫红马昂着头轻快地走着，得得的马蹄声和清脆的铃声打破了这山谷的寂静。

田嫂望着那条路，越来越接近目的地，她的脸色更加红了。

小兰依偎在妈妈身边。

小兰：“妈妈，快到了吗？”

田嫂：“快了！”

小兰：“我就要见到耿叔了！”

田嫂：“就要见到了！”

小兰：“他会喜欢我吗？”

田嫂：“会喜欢你的！”

小兰高兴了，她伸手摘了一朵红花，把它插到田嫂的头上。田嫂发觉了，笑骂了句：“死丫头，妈妈还戴花！”

田嫂笑着摘下花，把女儿搂得更近些。

马儿也好像懂得人意，放开步子跑起来，铃声越发响起来。

马车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人，他正在想什么心事，低着头走在路中间。

马车快闯到那人身边，他才发觉，他猛地往路边一跳，差点儿摔倒了！

田嫂吃了一惊，赶快勒住马，跳下车来，关切地问：“碰上没有？”

那人正要发火，可是看了看田嫂和她的蜂箱，忽然变得和颜悦色。

那人：“你是田嫂吧！”

田嫂诧异地望着他。他约有二十七、八岁，穿了一套灰布中山装，面皮很白净，很斯文。

田嫂：“你是……”

那人：“我叫吴纯正，是在省里工作的。”

田嫂：“你怎么认得我？”

吴纯正笑了：“我不但认得你，还知道你是柳岗生产队的，每年要来花溪放蜂，你还把你们柳岗的经验传给了花溪，从多方面帮助了耿长贵，使花溪面貌大改变，粮棉超纲要……”

田嫂有些惶惑：“你……”

吴纯正跳上了车子，亲切地拉着小兰的手：“欢迎我么？”继而转过脸，朝田嫂笑着，“是小梅告诉我的！”

田嫂放心了：“啊，老县长的女儿小梅？”

吴纯正：“对，老县长不也下放在这里么！”

田嫂更加放心地笑了，也跳上车。

小兰睁着大眼望着吴纯正。

吴纯正的目光却落在糊在蜂箱上的报纸上。

报纸上特大的标题：“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——张春桥”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张春桥的名字恰巧给什么脏东西涂上了。

“驾！”田嫂轻轻地喊了一声，马车重又向前滚动了。

马车轻快地钻进柳林。

浓绿的柳树，遮没了马车的影子，只听见悦耳的铃声。

铃声变成钟声。

花溪生产队下工的钟声响起来了。

小山岗上，一簇簇竹林，掩映着粉墙黑瓦的三十来户人家，溪边、路旁，新栽的水杉、泡桐、桑树、榆树、嫩绿初透。

一条弯曲的石板路，左边是正在开花的梨园，右边是修剪得齐整的茶园。

一层一层的田里：金黄的油菜花，紫红的紫云英，绿油油的麦地，亮晶晶的水田，浓抹淡妆，疏密有致，衬着蓝莹莹的远山，俨然是一幅幅图画。

锄麦挑秧草的，抄田扶犁的，此刻都说笑着朝庄子走去。

耿长贵和老县长，一个牵牛，一个扛犁，正从一块水田里走上来。

五十来岁的老县长，除了头发花白，样子并不见老。他的名字叫周刚，但早被人们忘却了，男女老少都叫他“老县长”。

老县长和耿长贵都是满身泥浆，火红的夕阳，在他俩身上涂了一层金色。

他俩走到溪边，耿长贵洗了洗泥腿，直起腰向路上望了望。

老县长瞅瞅他，笑道：“望什么？望田嫂？”

耿长贵憨憨地笑了：“老县长！你也开我的玩笑！”他岔开了话题，“看，去年平整的这片田地，今年都可以

种上稻子了！”

老县长也望了望：“是啊！这就看出以粮为纲必须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了，花溪所以能甩掉落后的帽子，正是你们参照了柳岗的经验，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，这里面可有田嫂一份功劳……”

耿长贵：“她……”

老县长：“这回可别再放她走了！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还能打一辈子的光棍？”

耿长贵：“我有什么法子！她象只燕子，来了又走了……”

老县长：“燕子也要做窝！你呀！傻瓜！”

耿长贵：“我……开不了口！”

老县长大笑。

他俩顺着田埂，慢慢向村里走去……

雪白的梨花。

火红的晚霞。

耿长贵和老县长走上了石板路……

老县长真挚地：“……我并不是开玩笑，真心希望你们能幸福。柳岗那个点，过去是我抓的，我了解她。”

耿长贵很受感动地望望老县长。

老县长还想讲什么，但被前面吵吵嚷嚷的声音打住了。

老县长的女儿小梅，这是个很清秀的姑娘，她手里拿着工分本子，气愤地走来，后面跟着几个朝她嚷嚷的年轻人。

小梅越走越快，嘴里说着：“就是不记！不记！……”她看到迎面走来的父亲和耿长贵，站住了，指指身后：“我们今天不上工，还要记工分！我这个记工员干不了！”

吵吵嚷嚷的青年赶上了她。一个精瘦的小个子，瘦裤腿，白球鞋，上身披了件夹克衫，一身干干净净，他本名叫李二旦，人家都叫他“高级社员”。

李二旦转到小梅面前，嬉皮笑脸地：“小梅！我们在政治学习！”又一转身，不慌不忙地朝耿长贵笑道，“队长！难道你妹妹长秀没跟你说？”

耿长贵：“说什么？”

“高级社员”：“学小靳庄呀！大队要我们组织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小组，专搞大批判，我们几个是……骨干……”他说着，从兜里抽出一份报纸，同时把一副扑克牌带落在地上，他连忙俯身去拾……

小梅一脚踩住牌，瞪着气愤的眼睛：“哼！骨干！”

李二旦：“这……劳逸结合嘛。”

耿长贵气呼呼地看了看这个“高级社员”：“一个分都不给记！”

李二旦急了：“队长，这可是大队和你妹妹布置的，

我……”

耿长贵：“你告诉他们，一切活动，不通过队里统统不作数！”说完拉着老县长就走。

老县长的眼里流露出愤慨和担心，他对长贵：“你要帮助你妹妹，她……”

耿长贵怒气未息：“她呀？一顶学习著作积极分子帽子一戴，大队团支部书记一当，好像天底下就是她最懂革命了！她会听我的？”

老县长默然。

他们走了几步，那边李二旦还在嚷着什么，老县长忧虑地：“我担心山外的风，也会吹到这里！”

耿长贵不解地望着老县长：“山外的风？”

老县长想说什么……

清脆的马铃声传来了！

耿长贵的眼睛，顿时亮了。

田嫂驾着马车朝这边奔来。

耿长贵喊了声“田嫂！”大步迎了上去。

田嫂跳下了车，朝耿长贵望了一眼，想喊他一声，可不知怎么，嘴角动了一下，却没有喊出声来，倒转过身朝老县长和小梅打着招呼：

“老县长！……小梅！”

耿长贵乐呵呵地忙着把小兰搀下车，端详着她：“你就是小兰吧！”

田嫂：“还不喊耿叔叔！”

小兰稚气地望望耿长贵：“叔叔！”

这边，吴纯正也跳下了车，喊着小梅。

小梅看到吴纯正，忽然脸红了：“啊！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吴纯正低声：“来看看你，看看花溪！”

老县长有点惊疑地望着女儿和这个陌生的人。

小梅镇定了一下。这才大方地把吴纯正引到老县长身边：“爸爸，这是吴纯正同志，在省革委会工作……”

吴纯正连忙谦恭地伸出了手。

老县长握着他的手，打量着吴纯正。

田嫂从马车上拿下一包东西交给小梅：“这里面是老县长喜欢吃生姜。还有我给老县长用兔皮做的一双护膝！”

老县长又高兴又感动，望着田嫂和耿长贵：“你们先走吧！过会儿我去看你们……”

马蹄在花溪边的沙滩上踩下一个个印子。

几只缓缓走着的脚……

一对斑鸠在枝上跳跃，咕咕地叫。